



当代名家少儿文学精品典藏

六年级的猫

班马 著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当代名家少儿文学精品典藏

六年级的猫

班马 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六年级的猫 / 班马著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11.1

ISBN 978-7-5339-3121-6

I. ①六… II. ①班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53218 号

责任编辑 孙亚敏

装帧设计 成朝晖

责任校对 杨爱英

六年级的猫

班 马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印刷 杭州余杭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80×1230 1/32

字数 132 千字

印张 6.5

插页 2

印数 00001-10000

版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3121-6

定价 16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目录

第一章

1 没劲 / 003

我就从上海的曹杨新村说起 / 003

那把破锁也配锁我 / 007

安丽 / 010

在火车上吹牛 / 014

这个女生不简单 / 020

奇怪的分手 / 029

2 六年级的猫 / 037

我家送掉过一只小豹 / 037

我想念小时候的小房间 / 040

老房子的爸爸 / 046

老房子的妈妈 / 050

五年级以前的爸爸妈妈最要好 / 054

开心的“小时候” / 058

3 我想柳老师 / 065

老爸疯写《学生手册》	/ 065
我摸了柳老师的肌肉	/ 069
作文《苍蝇》事件	/ 071
在外面想念老班级	/ 075
六(2)班的怪事和奇闻	/ 080
柳夏来老师说自己叫“留下来”	/ 082
柳老师的梦	/ 085
身体之课	/ 089
“俯冲”足球队	/ 090
“花儿”舞蹈团	/ 091
舌战	/ 092
数学美	/ 095
特准豁免区	/ 096
操作型思维的作文方法	/ 098
神圣仪式	/ 098
一次“多米诺骨牌”游戏	/ 100
女生是怎么喜欢柳老师的	/ 103

伤心的“俯冲” / 108

第二章

1 上午的学校事件簿 / 117

像动物的学校就好了 / 119

《水浒》专家的倒霉语文课 / 123

你知道学校里有一个洞口吗 / 128

体育高手的倒霉体育课 / 131

2 下午的学校事件簿 / 135

直升机研究者的倒霉下午 / 135

从操场的沙坑观赏教学楼的各层演出 / 142

逃亡在学校的各个角落 / 145

在老师办公室“站”出来的经验谈 / 148

请班马整理的“学校滑稽戏” / 154

3 爸爸叫我跪在苏州城外的祖坟前 / 176

在阿爷的墓前骂我 / 17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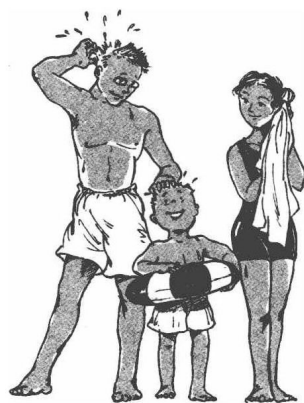
对老祖宗鞠了九个躬 / 180

它什么也不会怪我的 / 183

手表,代表着没劲的时间 / 188

后记·我要做李小乔想念的柳老师 / 190

第一章



1 没劲

作者附言

本文不是纪实文学。

本文是基本真实的转述。

本文的真正作者是本文之中的李小乔。

我就从上海的曹杨新村讲起

将来我要是死的时候，肯定是急死的。我用愤怒的眼睛盯着那辆慢吞吞慢吞吞像乌龟一样爬过来靠站的 94 路公共汽车，真是气得要命。那个留女人卷头发的小胡子司机，一定脑子有毛病！我真是气得要命。告诉你，我急，是有急的道理的，安丽和我一块儿站在车站上，她一点不急，因为她什么也不知道，我就是因为她，才急得差一点死过去。

好容易等汽车门哐啷一开，我就催她：“安丽，快上车，快上！”

但我没慌慌张张，万一让她看出我慌慌张张，那就糟了。和小姑娘打交道，你总要倒一次霉。你看，倒霉了，这个要命的安丽偏在这时哭起来，是真的哭了，有眼泪水，真要命，她已经舍不得离开我，一边哭，一边哆悠悠地看我，动都不动。这下我真急了，也顾不得难为情，托着她穿花裙子的屁股拼命朝车上推。

她的屁股在我手里老是扭老是扭，不肯上车。

那辆 94 路再差一秒就要关门了！

我立刻先啪地搁上一只脚，好不让车门关上，接着嗨一下使劲把安丽顶上车，就在安丽的脚往上一踏的时候，我真够灵活，抓紧这一刹那机会偷偷一回头，给我瞄见那个密探带了两个民警正在朝我狂奔过来，不过，离此地起码还有五十米。安丽晓得个屁，由于我的镇静，她还什么都不知道呢，真要命，她哭哭啼啼还在一个劲难受地说“再见……”什么的。我吊在车门上，冲着售票员的长头发后脑勺，也不管究竟是男是女，就大叫：“爷叔，帮帮忙，到武宁路桥招呼伊一声，伊要调 16 路电车！伊是外地人，帮帮忙，帮帮忙……”不知怎的，车上的大人们轰的一声笑起来。

我往下一跳，汽车门就砰一声在我鼻子前面关上了。车开了。

像死人在走一样，开得慢透了，真把我气死。不过我心已经定了。安丽，咱们这就算……再见了。我扭头看了一眼车尾，想到刚才安丽难过得要死的样子，也有点心酸，但这酸味马上就被我咽进肚皮里去。哼，现在可不是发嗲的时候，就要有我的好戏看了。

曹老师真够得上是一个密探！我一点没有诬蔑他，你看他那个卖力的样子，到这时还想盯着汽车屁股追，大喊大叫想让车子停下，他算老几，人家理也不理他。我偷偷笑了一下，然后立刻就

识相地把我的手让那两个民警抓住，一点也没犟，我懂，这种时候还是乖乖的，什么也别说，识相一点照他们的意思办好了。

曹大头追追没用，转回来冲到我面前，跟他上体育课骂人时那样朝我大叫：“小瘪三，你想逃！”

“想逃我就不在这儿了。”我看都不看他。

“好啊，原来你还搭了个女的！她是谁？啊？啊？”真像狗叫。

你不配知道。像安丽这样好看的小姑娘，我知道曹大头最知道了。

“说嘛。”他装笑。

“妹妹。”

“妹妹？”他肉又绷紧了。

“表妹。”

他突然发疯一样从民警手里抢着捉牢我的手，叫着“走！”“走！”推我走。我想挣开他的魔爪，就左扭右扭，他什么也不说地阴笑，结果不知怎么的，两只手反而像快要被他弄断了似的，我实在吃不消，哎哟哟地叫起来。我恨自己没气功，恨得要命，要有气功，非得把曹大头“嘿”、“嘿”打得趴在地上哎哟哎哟地叫，他睁着可怜的眼睛，求我，我理都不理。

我一定疼得丑态百出，但只要没让安丽看见也就算了。我开始一声不响在嘴里一点一点地积口水，再过几分钟，我就吐他！我气坏了，因为曹大头正在阴险地对民警说我有神经病，他老说我有神经病，一有机会就说我有神经病。我愤怒到了极点，只要朝后一扭头，就可以把口水吐到他的猪头上。我真还算可以，尽管已经到了这种时候，我也不笨，有民警在边上，我才不傻呢，要不然没

事也变成有事了。

姓曹的是我们学校老师里面真正恨我的老师，这人对我坏，就是暗算我，他脸上好像一点看不出什么，还和你好好说话，可那双练过什么狗屁拳路的手，却在悄悄地把你的手骨头都要捏碎。六年级通过体育锻炼标准时，我说他专门包庇孙琴，孙琴是我们班上的中队长，还因为孙琴在女生里面长得最漂亮。曹大头在操场上对我还没怎么，可后来拖我通过很暗的走廊到体育室去的时候，推我的头，朝墙壁上撞，把我的手掌捏得后来足足肿了半个月，一写字就痛，就是他！

现在被他押着，我只能像一只龙虾那样弓着走路，梧桐树上有一只知了撒了一泡尿在我面孔上，更把我气死，又没手可以擦，我就呸呸地把那些口水统统吐在地上，吐得一塌糊涂。

你到过曹杨新村你就知道，曹杨新村到处都是树，大多数都是法国梧桐，他们送我到派出所去的时候，大概已经快下午五点钟了，因为树叶多，马路上有点暗，可我还是怕给那些拎着包下班的人认出来，曹杨新村的大人里我也有好多熟人，我家搬黄浦区以前就住这儿，老房子的四号奶奶，广东佬肥，四眼狗老爷叔，拷酱油的阿三……今天碰上一个，就算我晦气。真是万万没想到，走到花溪路那儿时，差一点就让我们班级里的“多”、“来”、“咪”三个女生给看见，吓死我了，她们披着湿头发，手里甩着装游泳衣的尼龙丝袋，还是长脚鹭鸶走在左首，徐胖和小四妹一个挨着一个矮下来，“多”、“来”、“咪”，正并排在花溪路上走过来。

我突然朝下一蹲，身体一缩。像泥鳅一样从曹大头手里滑掉了，比兔子跑得还快，转弯穿过一村的石阶路逃掉了。

那把破锁也配锁我

其实我没逃。我只不过抄小路穿过房子，自己奔到派出所去了。给女生看到，我还算人？本人的速度是踢足球练出来的，这点曹大头知道得清清楚楚，他们想追上我是差远了！等我已经笃悠悠地站在派出所的大门口，无所谓地看墙上贴的一张什么判刑的布告时，他们才上气不接下气地追进来，曹大头一把扳过我身体，抡起巴掌就打我耳光。好啊，你打？我用眼珠盯着他看，一声不吭，就是一声不吭，他巴掌还没下来，我就仰起脖子凑上去让他打，他左右开弓，我就一左一右两边晃着自己的脸用尽力气去候他的巴掌！这家伙吓得缩手了。

我的血从嘴里流下来了。

我不擦，让它淌进了我的脖子里。我只用眼珠盯着他看，盯着他看，盯着他看，盯着他……民警狠狠地把他推到一边，骂他：“你老师怎么当的！”

他们又皱着眉头把我推进了一间空房间，锁了起来。那把鬼头鬼脑的破锁也配锁我？我气死了。

关起来了。什么声音也没有了。什么人也没有了。就我一个人像木头一样站在屋子中间——我慢慢、慢慢蹲下，哭了起来。先是小哭，后来大哭，想不到越哭越伤心，就拼命哭起来，是有眼泪水的真哭，好像有点舒服。

我突然发现水泥地上有一只很小很漂亮的瓢虫正在爬，橘黄

的圆背壳,光泽发亮,上头有七个黑点子。我忙一边哭一边拿吊在下巴上的眼泪水从空中来“轰炸”这只瓢虫,三四颗“炸弹”落在瓢虫的前面和后面,立刻在水泥地上化成了几摊印子,瓢虫有点惊慌失措,呆头呆脑地停住了。

真哭的时候,有时会喘不过气来,“呃呃”,我就那样。我想到自己真是无依无靠,关在这里。想到安丽跟我说再见的那样子。

地上的瓢虫又像坦克那样偷偷地动了,想从两摊水印子中间穿出去。我急忙伸过下巴再来仔细瞄准它,我停住了哭,免得抖来抖去,啪,这颗炸弹正好落在它前头一丝丝的地方,差一点就击中了它,这只橘黄色的瓢虫一刹那间打开了硬盖,好像没听到什么嗡嗡的声音,它就一下子飞出窗口的铁栏杆,没了。肯定飞出去了。

外头,曹杨新村好多人家的玻璃窗都一块一块火红地闪亮着,是被夕阳照的。

我最怕呆呆地看着黄昏,只有我一个人在房间里那就要命了。有一次跟黑煞狙去押车,在徐州车站的货车场,他去买包子和可乐,我一个人留在那节装满哈密瓜的铁闷罐车里,从一个铁窗口看着外面的锈钢轨和青草,我记得也这样。还有一次是跟白头翁叔叔到嘉峪关去,在一个叫郎支的什么小地方,我们住的一家回族人开的旅店,墙上只有一个很小的后窗,窗外就是一片荒凉得要命的火红色沙漠,白头翁叔叔要我守着行李,他自己到处找厕所去了,我一个人坐在窗口朝外呆看,也是这样。有时候你会觉得很怪,你会坐在那里突然想,我怎么现在在这里?那时候我在外地这样想过,可现在我人已经在上海,看外面的曹杨新村,我也觉得怪,我现在怎么又会在这里?



据说人懂得多不好，会变得复杂。我正在一个人难过得要死的时候，有人来咕噜咕噜开锁了。

那个年轻一点的民警把我叫出去，带到一间办公室里。我刚一走进去，就一眼看见在墙角的长椅上，安丽坐在那儿！我一下差点死掉，真是要我命了，怎么回事？把我给愣住了。

安丽规矩地坐在那里，一下子像个大人那样一声不响地看着我，眼睛很黑，手里绕着一块手绢，摆在她两条腿上的牛

仔布包上。说真的，我立刻全身紧张了一下，自己觉得有点不妙。起码，民警一定已经和她谈过什么了。我真后悔碰上这个安丽，更后悔骗过她，真是吃饱了没事干。这一下可就难说清楚了。

再加上我被带出来的时候，一副老老实实的傻瓜样子，装得很可怜，脸上的表情可以说是乖极了，谁想得到安丽怎么会又下车到了这破地方？我这副坍台的鬼相一下子是改不回去了，民警就在边上看着，真把我气死！安丽还在一个劲儿地望我，温柔极了，她什么都不知道，就只知道佩服我。我真想立刻枪毙自己。我也搞不懂是因为什么，昨天在火车上一碰到她，就把她骗得晕头转向了。

安 丽

要说我自己,在外面混过后,我倒觉得自己不太像个上海人了,不过你有些毛病大概真的改不掉了,像骗人这事情,我倒不是真的想骗人家什么,可后来想想骗人家时的那种样子,真是吓人,他妈的,像真的一样。

可能是昨天我坐上了开回上海的火车,上海人的毛病又翻上来的道理,我觉得什么都挺好玩,有点轻骨头起来。那是北京到上海的13次特快,车上有一些不知是去还是回来的参加夏令营的学生,后来有一个女生一直跟在我屁股后头,不肯放地追我叫我。

“孙波!”“孙波!”

“孙波,你要死啊,快把水壶交出来!”

我偷笑着只管自己朝前头拼命走,还一本正经地假装逃,不让后头那个女生追上我。她一定是看错人了,把我当成了什么孙波,孙波孙波乱叫,我差一点憋出毛病。到了车厢头上,我一拉厕所门,一个金蝉脱壳进去了,呱嗒一声关上了门。我拿嘴巴贴着门缝,这个笨驴果然嗵嗵用拳头敲门了,还在叫孙波,我突然大吼一声:“干吗!”我笑死了,“我又不是你们的孙波!”那个女生哎哟一声,像蚊子叫一样惊奇地在说:“不是孙波……”她好像吓死了,大概哭了,赶快走掉。

进也进来了,我就拉开裤链小便,想不到没小便。我又照照镜子,没啥照头,难看死了。其实我看到他们夏令营的,心里有点难